

# 日本文学研究：历史交汇与想象空间

## 日本文学研究会兰州年会论文集

魏大海 李 征 谭晶华 / 主编

## 编者前言

兰州年会至今，两年飞逝。心中感慨无以言表。谭晶华会长在学会第一卷纪念文集《日本文学研究：历史足迹与学术现状》（译林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代前言“回眸与见证”中感慨万千地说过：“1979年参加了吉林省长春市举行的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研讨会……二十八岁的我竟是与会者中最年轻的代表。我见到了学生时代仅能通过文字仰望的前辈王长新、雷石榆、谷学谦、李芒、吕元明、文洁若、金中、李德纯、卞立强、李正伦、吴其尧、孙立善、唐月梅等，保存至今的合影留下了陈涛、周丰一、俞馥英、吕元明等几位前辈和蔼可亲的笑容（1979年9月26日）。”比较谭老师，我和李征晚几年，第一次参加日本文学研究会的学术活动是在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第三届年会。记不得到底有多少代表，也是一次盛会，只记得李芒先生风度超然、气场过人。当时他是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林林先生是会长。

第三届年会的召开是在1985年暑期，到明年就整整三十年了。当时的李芒先生一代前辈差不多是我现在这个岁数吧。不时惊诧地回首喟叹，三十出头的当时还感觉是个毛头小伙儿，竟也退休了！自然的规律无以抗拒。人的生命如此，其他事物又何尝不是如此？谭晶华会长在纪念文集代前言的结尾又说：“回顾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我倍加珍惜与新、老会员并肩工作的所有时日；反思我们的成长经历，更感怀前辈同仁、良师益友的关爱与支持。当然也为我们努力带来的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事业的新气象而自豪。三十年了，我坚信中国的日本文学事业是一个伟大的、代代传承

的事业。令人欣喜的是更多有才华的中青年学人加入了我们的学会，他们将接过老一辈学者的手中之棒，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行。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事业今后定会获得更加坚实的发展。”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代代相传不敢说，但是通过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使学会与时俱进，适应新的时代发展，无疑是能够实现的。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这已有三十五年光荣传统、会员们倍加珍惜的全国性国别文学学会，焕发青春，增添新的活力和生命力。

毫无疑问，期待中的那种变化已经或正在发生。除了在传统年会、国际研讨会的策划、组织上殚精竭虑，两年一部的学会论文集也是最大的变化之一。不敢企望当今的学会还像“文革”结束初期那样具有独一无二、权威性的影响力，却可通过改革和我们的共同努力，使学会维持原本的学术纯洁性和学术品格，进而发挥符合当今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唯一性和学术权威性。如今，中国的相关学术交流平台和交流方式的确是多元化的，早已摆脱了“文革”初期一枝独秀、一家独大的学术状态，各大学皆可举办特定主题的全全国性、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如复旦大学常态性举办高水准的学术讲演会；延边大学2010年以来，已连续举办了几次全国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2月2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外语学院也召开了一次高质量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四川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所近年来连续举办、2014年10月又将举办新一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为“文化交涉视野中的日本学”）。

显而易见，在目前国内的日本文学相关研究领域，类似的日本文学专题研讨会或包容日本文学的全国性国际性学术研讨活动，真的是不胜枚举。这无疑促进了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有助于国家整体性学术研究水准的提升和促进文化繁荣。这种情况下，作为全国性的国别文学研究会，如何体现特殊性或特殊作用呢？这是必须认真思考和面对的局面或问题。显然不能仅仅局限于两年一度的全国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不言自明的是，由于学术体制方面的原因，全国性的一级学会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同样挂靠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十几个国别文学研究会如英美文学研究会、法国文学研究会、德国文学研究会、意大利文学研究会、印度文学研究会以及我们的日本文学研究会等，统统挂靠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这样的学术社团成立伊始即具有全国学会的基本性质。因此需要继承与发扬这个优势或基本特征。日本文学研究会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国内外相关学者参

与学会的各类学术活动，各类学术活动和学术论文集也应在一定程度上持续不断地体现国内日本文学研究界的学术水平。几年前，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有了一个专业性的学术信息展示平台——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局域网。目前不仅广大会员，许多重要出版社的出版人、其他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乃至更加广泛意义上的数量不菲的文化人，都经常性光顾我们的局域网。这种影响力还在扩大中。此外本会还在积极运作，拟设立权威性、全国性的“中国日本文学翻译奖”和“中国日本文学研究奖”。目前已在条例讨论、设定的实质性阶段。正是所有这些工作的稳步开展，体现了我们日本文学研究会在相关学术领域中领先性的独自特征。学会还在考虑其他符合自身特征与作用的文化与学术促进活动。

不难看到，这部兰大年会论文集沿用了第十三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大会主题：历史交汇与想象空间。这个主题涵括深入而广泛，受到诸多会员的首肯与认可。题目的提出者是筑波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会常务副会长李征。不言而喻，兰州作为日本文学研究会第十三届全国年会的举办地，有其特殊的地缘优势。因此，兰大年会的专场学术研讨题名为：西域·遥远的回响——井上靖与中国。开幕式上，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甘肃省社科院院长范鹏的基调讲演强调——希望“拥有丰厚文化底蕴的甘肃能激发学者创作的想象”。井上靖的长子、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井上修一做了特别讲演，日本学者传马义澄、铃木贞美等也结合专题做了大会讲演，中国学者马骏做了主题讲演题为《奈良朝写本异构字与敦煌俗字的比较研究》。众所周知，井上靖取材于中国西部历史，创作了耳熟能详的作品，如《天平之甍》《楼兰》《苍狼》《敦煌》等。本论文集保留了特殊的文化关注，收纳入集的论文有李哲权的《两封遗书织就的文本(上)——井上靖〈猎枪〉与夏目漱石〈心〉里所蕴含的》、铃木贞美的《中国西域与日本近现代文学》、高木伸幸的《井上靖〈圣人〉论——伊塞克湖传说与现代》、刘小冷的《关于井上靖中国小说题材的思考》等。其中李哲权的论作尤值一提，他基于哲学、现象学方法论，着重探究了小说中特别物象的隐喻性寓意。

此外，本论文集收录的几十篇论文，涉及日本古典文学研究、近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近代以来的文学理论、比较文学乃至特殊文化背景下的研究对象。如李强的《新中国日本近代文学思潮流派研究60年》、周阅的《内藤湖南与满蒙文史》、加藤孝男的《短歌生成之谜——石神遗迹出土木简考索》、

长谷川弘基的《日本近代口语自由诗的成就》、刘建辉的《日本殖民地文学研究回顾》以及梅定娥的《殖民地翻译——古丁译〈悲哀的玩具〉》。本来还想收录一些纪念性文章，回顾日本文学研究会的历史足迹，回忆那些曾经为学会、为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教学、出版与研究付出了毕生精力的先辈学人。终因庶务繁多，未能顾及。好在前副会长、山东大学教授金中的儿子王蔚为本期论集特撰了一篇感人至深的随笔——《回忆先父金中》。金中先生是我景仰、敬佩的同行前辈，将日本文学翻译、教学与研究视同生命。在今后新文集编辑之时，我们将特别组稿、陆续刊出一些新的纪念性文章。最后需要指出，本论集还有两个特点，一是收入了别具一格、趣味盎然的一篇学术随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编辑部副编审、秦岚博士的《东洋镜里的〈西游记〉》，二是收入了两篇文化对谈（白庚胜\井上修一的《应确保日中友谊的品质》和白庚胜\铃木贞美的《病树前头万木春》）。中日之间，目前存在太多负面问题。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称，当前的“中日关系如重症患者”，中日关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他说，需要中日双方观察“病情”、分析“病因”，共同寻找治标治本的“处方”。靠文学研究和学术交流解决现实问题是困难的，但是通过学术研究或文化交流，却能加深中日双方的相互认识与理解，进而促进政治、外交方面的和解。

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中日两国为了领土问题发生战争的话，无疑是当今世界和中日两国人民的悲剧，也是缺少人类智慧的愚蠢选择。希望我们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在促进中日两国相互理解与政治和解方面，发挥一点儿积极的作用。拉拉杂杂，是为“前言”。希望各会员、诸同仁积极参与学会今后所有的学术交流活动，群策群力，继续提升我们学会的文化品格和全国性学会在专业学术领域的影响力。

魏大海

2014年初夏于关西外国语大学学研都市

# 目 录

编者前言 .....	[1]
白庚胜、井上修一访谈 .....	谭晶华 [1]
加强交流 走出困局	
——白庚胜、铃木贞美对话录 .....	[7]
战后川端文学的社会性研究 .....	谭晶华 [16]
日本殖民地文学研究回顾 .....	刘建辉 [36]
李哲权：两封遗书织就的文本（上）	
——井上靖《猎枪》与夏目漱石《心》里所蕴含的 .....	李哲权 [42]
中国西域与日本近现代文学 .....	铃木贞美 [58]
新中国六十年夏目漱石文学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	王志松 [66]
新中国日本近代文学思潮流派研究 60 年（1949—2009） .....	李 强 [76]
浅析中日新感觉派之关系 .....	陈多友 [93]
内藤湖南与满蒙文史 <sup>〔1〕</sup> .....	周 阅 [106]
井上靖《圣人》论	
——伊塞克湖传说与现代 .....	高木伸幸 [118]
芥川龙之介与日本现代主义文学 .....	邱雅芬 [133]
短歌生成之谜	
——石神遗迹出土木简考索 .....	加藤孝男 [142]
殖民地翻译：古丁译《悲哀的玩具》 .....	梅定娥 [155]

关于俳句·汉俳的季语问题.....	郑民钦 [166]
古典和歌中的“霞底” .....	刘小俊 [180]
“穴居人”母题及其文化内涵之解读.....	许金龙 [191]
“异界”的隐喻	
——简论村田喜代子的文学创作 .....	肖霞 [209]
夏目漱石《蕤露行》小论	
——以“桂妮薇儿”的视角为切入点 .....	松田祥子 [221]
日本近代口语自由诗的成就.....	长谷川弘基 [229]
谈《挪威的森林》的描写方法.....	祝振媛 [244]
村上春树的“异质性”	
——《海边的卡夫卡》论.....	魏大海 [252]
从“诗言志”和“超政性”看中日两国文学观的差异性.....	叶琳 [265]
论武者小路的《友情》与近代女性的独立精神 .....	刘立善 [277]
关于井上靖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思考.....	刘晓冷 [290]
上田秋成作品中的《五杂组》 .....	李婷 [298]
移居“伪满”的日本左翼女性作家的妥协与抗争	
——以牛岛春子的《女人》为中心.....	郑颖 [311]
回忆先父金中 .....	王蔚 [321]
东洋镜里《西游记》 .....	秦岚 [330]

## 白庚胜、井上修一访谈

谭晶华

2012年8月25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白庚胜博士会见了中日友好事业的代表人物、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的长子井上修一先生夫妇一行，并作友好交谈。陪同会见的有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魏大海教授。

现将有关会谈内容摘录如下：

**白庚胜：**欢迎井上修一先生夫妇一行在中日建交40周年之际访问中国。从有关新闻报道得知，先生夫妇此次主要是来参加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主办的“西域·遥远的回响——井上靖与中国”国际研讨会。我代表中国作家协会表示欢迎。

**井上修一：**感谢中国方面邀请我参加纪念日中邦交恢复40周年的国际学术活动。中国古代有句谚语叫“吃水不忘挖井人”。中国人民不仅没忘我的父辈为日中友好所做的工作，而且还让我们这些后人享受这一遗产。这激励着我们继承先辈的事业，继续为推进两国间的交流与人民友好而努力。

**白庚胜：**令尊用文学创作的方式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宣传中国，用一生的心血浇灌中日友好的园地。而您不仅秉承了井上靖先生的精神和遗志，而且在德国文学研究方面开辟了促进中日学术交流合作的新领域。这是一种全球化背景下对中日友好事业的新的贡献。遗憾的是，因种种原因，我未能聆听到您在这次学术活动中的精彩报告。

**井上修一：**先父曾访问中国三十余次，主要热衷于中国的古代历史与文化，尤其执迷于丝绸之路沿线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创作。他对中国的热爱与尊重是百分之百的。无论中国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下，那种热爱和尊重都给人真诚、不变的感动。

**白庚胜：**中日友好经历了长期风风雨雨的考验。正因有毛主席、周总理、田中首相等老一辈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又有井上靖先生等民间文化名流的精心培育，中日友好才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民众基础。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加上坚韧的“草根力量”，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摧毁、动摇的。我们这些后辈理应珍惜、发展那般基础，而不能因一时利害影响到两国友好的大局和方向。至于令尊访问中国的次数，我在一份材料中见到的是64次。不知您是否做过统计。

**井上修一：**具体数字我没有做过统计，但我有先父的年谱，上边有他一生的全部细节。正如您所知道的，先父一生创作了很多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文学作品，因而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中国人民成就了作为作家的井上靖。除去他创作的中国题材、中国历史人物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作为作家的井上靖几乎一无所有。

**白庚胜：**悠久的历史文化的确实是中国、东亚乃至世界文明的瑰宝，对井上靖先生的人生观、历史观、文艺观乃至文学创作也的确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未来，中国的历史文化仍将在中、日、韩、朝、越思想文化交流、发展、繁荣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是东亚文明的共同财产。不过井上靖先生的成功，首先得益于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哺育，得益于他自己的人格、素质、修养与天分。他认识中国、理解中国是以他的国家民族文化为背景的，深刻全面的中国文化自然是真实的，但井上靖的中国观仍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带有强烈的日本视角与个人感受。通过不断交流，我们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完全可以活化5000年的中华历史文化遗产，做到古为今用、中为洋用，正如几代留日的中国学子积极学习、消化、吸收日本近现代文明成果，洋为中用，致力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一样。

**井上修一：**听说白先生曾经在日本筑波大学留过学？

白庚胜：有这回事儿。所以这次您来华访问、来中国作协做客，我就特别高兴。我与井上靖先生未曾谋面，但能与这样一位深受中国人民、中国文学界尊敬的老前辈的后人相见，我也深感荣幸；您也是我回国后迎来的第一位来自筑波大学的先生。我的专业是历史人类学，我的指导教官是宫田登先生。而井上修一先生是筑波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大家，从事德国文学教学与研究。专业不同，但我仍然十分高兴。

井上修一：您的指导教官宫田登先生知名度极高。不仅在筑波大学，在整个日本都名气很大。或许您也知道，筑波大学的前身是东京帝国教育大学，相当于中国的北京师范大学。在改名并从东京迁至筑波之际，日本文部省从全国调集了大批最优秀的学者前来执掌教鞭，宫田登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他曾长期担任日本民俗学会会长。

白庚胜：我从宫田登先生身上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并学到许多知识、方法，接触到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不幸的是他只活到64岁便逝世，给日本学术界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他太辛劳了，他用功太过度了，以致身心遭受重创、英年早逝。我回国之后，主持过一些中日民俗学界合作交流的活动，还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这都得益于宫田登先生等日本学者的启发与指点。我像怀念井上靖先生与中国文学界的友谊那样，忘不掉宫田登先生的恩情。尤其是在中日关系“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之际。

井上修一：我自己是学德国文学的，曾在德国研修两年、做过两年客座研究员。实际上，我不懂文学创作，对先父的文学创作也所知甚少。这是非常遗憾的。

白庚胜：我对文学虽有一些了解，也曾拜读过令尊的《敦煌》和《孔子》，但对《杨贵妃传》《地中海》《异域人》《天平之薨》等作品则所知不多。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有一次，井上靖先生考察敦煌莫高窟，并在其壁画前长跪不起、痛哭流涕，说他是在为一个伟大民族的伟大创作而跪拜。我想，井上靖先生不断访问中国西部，似乎可以说是在寻找日本精神信仰的源头，以及寻解由丝绸之路连接起来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秘密。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寻访的是上半段，而下

半段是通过您的德国文学研修、教学、研究来实现与深化的。

**井上修一：**通过多年的教学、研究经验以及对先父创作生涯的回顾，我觉得从事人文科学工作必须跳出自己的圈子，了解其他国家与民族的文化，然后再反观自己国家与民族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狭隘性、避免主观性，使自己的认识比较客观公允。

**白庚胜：**我赞成先生的观点。他国的、他族的、他学科的、他领域的思想、知识、文化，乃是正确认识全人类及自我的有力参照。人类学中有“自观”与“他观”两种视野，但这还不够，还应加上自我的“反观”。这种“反观”，既可通过“他观”实现，也可以通过自我离开母体的“反观”完成。距离不仅可以产生美感，而且还可以深化出对自己的再认识。我看令尊在这方面就很有“自观”，且正确地“他观”与“反观”。

**井上修一：**在日本，像先父这样老一辈人，除极少数人外，经历过战争且留有很多痛苦的回忆，他们无条件地、完全真诚地热衷于日中友谊。我们这些战争中出生、战后成长且受过欧美教育的人，对中国更多是通过学术研究等，得出较为冷静、理性、客观的认识与理解。比之上一代明显地缺乏感情、缺乏那种强烈的爱。而现在，正在成长并正在进入主流社会的日本新一代，主要是通过商务活动等接触中国，在他们那里，日中友谊的感情色彩、理性色彩不断淡化，利益考虑更为优先。在今后的日中关系发展中，我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加大感情的投入，培育先辈那种全天候的友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确保日中友谊的品质及稳固。

**白庚胜：**您说得非常好。中国与日本同在亚洲，是永远改变不了的邻居。中华文明影响日本 2000 年是事实，日本近现代文明影响中国 150 多年也是事实。彼此之间，各有所长，完全可以是一种互补共享的状态。今天，中华文明正处在复兴阶段，中日关系亦进入调整期。在整个国际格局的大变化中，中国的地位、作用逐渐凸显。因此，正确的“自观”“他观”“反观”不仅对日本及大和民族十分重要，对中国及中华民族也十分必要。毫无疑问，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能正确认识历史、认识现实、认识自己、认识别人，就不可能为自己做出科学的定位。今天的中国与日本，都需要处理好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本民族与全

人类的关系。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就是据此制定和实行的。我们充分理解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暂时的“不适应”。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的崛起必然是和平崛起，日本和平宪法的基本精神也是反侵略战争、秉持民主、坚持和平发展。基于这种共同的价值观，“不畏浮云遮望眼”，我们两国学者和两国人民一定要坚持中日关系的基本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十分尊敬井上靖先生，他在担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期间，长期坚守了这个立场。正如您本次中国之行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在此方面，他可能是一个“孤独者”，但他更是一个“王者”。

**井上修一：**您刚才所谈到的“自观”“他观”“反观”等问题，在我与岩切正介、林部圭一共译的美国学者 W·M 詹斯顿编著《维也纳精神》中也有充分的表现。这是一部犹太学者写的文集，涉及很广，有文学、艺术、文化、语言、思想等内容。生于德国的作者在纳粹种族灭绝主义的迫害下逃至维也纳，最后又逃离奥地利到了美国，在美国完成对自己曾经生活过的维也纳社会文化的“反观”，进一步深化了对维也纳多元文化的认识，提出了人类各种文化必须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的世界文化的主张，从而受到西方主流社会的欢迎。当时翻译的目的，也是帮助日本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正确“反观”自己的文化。由于这部译著有那样的价值与意义，因此出版之后，即获得了日本翻译文化奖。

**白庚胜：**请问先生，除了翻译，您还从事有关创作的研究么？

**井上修一：**不好意思。我从东京大学德语专业毕业后，在一桥大学工作了 20 年，41 岁时才转调至筑波大学德国语言文学研究室。一桥大学在日本极有名气，尤其商学专业与市场经济理论方面，其地位丝毫不亚于东京大学。当然，我所在的学部是社会学部，它成立最晚，也排名最后，并无多大名气。

**白庚胜：**我听得出，社会学部排名最后不是因为地位，而是由于成立最晚。我们中国有古谚“譬如积薪，后来者居上”，这个学部一定有后发优势。

**井上修一：**谢谢您的夸奖。我之所以到筑波大学工作，是因当时任筑波大学副校长的小泽俊夫先生退休在即，非要找一个人与他一样专攻德国语言文学的人来加强德国文学教学研究力量所致。顺便说一下，小泽俊夫先生是著名指挥家小泽

征尔先生的胞兄。本来，我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曾经被学术界寄予厚望，但到筑波大学之后却当了教务主任，与教学、研究渐行渐远，几乎无暇从事创作与研究，退休之后才担当起德国文学学会会长之职。当然，在担任教务主任期间，我也经常往来于日本与国际德国文学学术界之间，尤其是主持过一些日、中、韩三国的德国文学交流活动。总之，一生无大成，惭愧得很。

白庚胜：我们都知道您在日本学界人望很高、人脉很广，为筑波大学乃至日本的外国文学教学与交流作出了不少贡献。我倒不以为您长期担任教务主任就比有关学者作为小。一个学者可能在一个点上、一个方面成就很突出，但他的成就需要有社会支撑，有人为他“做嫁衣”。可以肯定，井上靖先生担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多年，就不知牺牲了多少个人创作成果，但这是众望所归，这也是社会责任。您也许知道，我国的蔡元培也曾留学德国，本来可以成为我国民族学的泰斗级人物，但他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几乎无暇从事心爱的学术工作。可是，他却成全了北大许多学者的学术事业，并育成了20世纪初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独立自主”的学术精神。在我看来，做学术服务工作的人要有牺牲精神、协调能力乃至各科修养。在这个意义上，您的贡献不比那些名家差。

井上修一：白先生好像原来也从事学术工作？

白庚胜：我与您同病相怜，只是我的学问没有您大，牺牲也就没有您大。我原在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工作，博士后还没有结束，就奉调至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后又调至中国文联、云南省人民政府工作，去年10月才转岗中国作家协会，“完全、彻底地”为作家服务。因此我以双重身份，希望井上修一先生在文学翻译与学术交流两个领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作家协会加强合作，为中日友好作出新的贡献。我们常说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下去，我们在与井上家族的交往中已经有两代人的友谊，真诚地希望您的子子孙孙、您的学友弟子在各自的领域、各自的层面上继续这种友谊，共创面向未来的中日友好关系。

(阿明记录整理)

## 加强交流 走出困局

### ——白庚胜、铃木贞美对话录

不久前，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白庚胜博士与国际日本文化交流中心教授、日本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铃木贞美先生就中日文化交流进行了内容广泛的对谈。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魏大海先生在座。

**白庚胜：**欢迎铃木先生来华访问。您是作家兼学者，您的来访更使我高兴。据说，您自1983年起数十次访问中国，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重庆大学、兰州大学等处都做过学术报告，并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关系。我们对您表示衷心的感谢。最近一段时间，中日关系因日本右翼的抬头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双方各种交流都明显减少了。但您仍然坚持与中国学术界交流互动。这一点尤令我钦佩。

**铃木贞美：**感谢白先生百忙中抽暇相见。我们是初次见面，但我知道您曾留学日本，先后在大阪大学、筑波大学研修与攻读博士学位。有意思的是，您当时大阪大学文学部的指导教官小松和彦先生正好是我的同事，他已改任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第六任所长。

**白庚胜：**我留学日本是1987年至1989年，作为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也就是现在的教育部公派，为期一年留学日本。后延长了半年，总共待了一年半。第二次是1992到1997年，为中日两国联合培养读博士学位。还在中国时，我在众多

的日本大学选择了大阪大学，选择当时仍为副教授的小松和彦先生作为指导教官。原因是大阪大学位于日本南方，我想我这个南方人或许生活更适应一些。此外，小松先生研究的日本传统文化对我很有吸引力。小松先生是十分优秀的学者，风度翩翩，讲课极受女学生的欢迎。他的论著《神灵的精神史》名噪一时。在米克罗尼西亚的人类学长期跟踪调查中也是成果累累。最令人难忘的是，我延长留学的期间无生活来源，小松先生曾援助15万日元，鼓励我勤奋学习。当他知道我是纳西人后，还介绍我给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君岛久子教授当助手。君岛久子先生是著名作家，也是翻译家，对纳西族民间文学做过深入的研究。后来，我隐约听说他调到设立于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工作。我因回国后多次调换工作岗位，后又转赴贵国茨城县留学筑波大学，与小松先生联系渐疏直至杳无音讯。请问他近况如何？

**铃木贞美：**小松先生仍致力于日本的传统文化研究，尤其在妖怪的研究方面成果卓著。他在日本的中小學生中粉丝很多，人气很旺。大家都喜欢看他的妖怪文化图解。

**白庚胜：**我知道小松和彦先生做学问极有个性。大约1988年，曾有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教授青木保先生行文介绍文化相对主义理论。小松先生便有针对性地让我更多地做好田野调研及文献资料的梳理，而不是简单地转销一些时髦理论。他对宫田登先生的民俗学研究似乎也别具见地。有一次，我向他汇报买到一本《白山的信仰》，他对我及其他同学坦率地指出：做学问不能只是满足于材料的堆砌以及不断开辟新学科，而是既要有材料积累、田野作业能力，还要有理论思辨能力。意想不到的，四年后我竟在佐野贤治先生推荐下成为时任日本民俗学会理事长、筑波大学历史人类与文学部部长、民俗学研究室主任宫田登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这令我有些尴尬。当然，学术上可有不同追求与特点。事实上从未听小松先生对宫田登先生有其他议论，也从未听宫田登先生对小松先生有丝毫不满。得知我曾师从小松后，宫田先生还直说小松先生是位优秀的学者。这对看惯太多文人相轻、相争、相斗的我来说，实在是倍觉新鲜且可敬。说到妖怪研究，小松先生在我留学大阪大学时即已涉足此领域，并为我导读柳田国男的《远野物语》。他认为现代都市的妖怪奇谈无不源自古老的文化传统，要破解它的秘密必须理顺其脉络，进而揭示出社会性的心理因素。这对我后来阅读伊藤清司先生、中野美代子先生

关于鬼怪、妖怪方面的著述起到了点化作用。

铃木贞美：白先生对妖怪论也有研究吗？

白庚胜：没有，一直不敢涉足。它在中国曾经是禁区，既缺少这方面的先生，也缺这一类学术成果。只是由于在日本受到一些启发，故而在研究东巴经典中的神灵鬼怪时做过一些有限的探索，并发现纳西族的妖怪大抵源于恶神的蜕化、精灵的转化、恶鬼的转变以及部分亡灵的衍生。这在我后来出版的《东巴神话象征论》《东巴神话研究》中都有所反映。铃木先生对此也有兴趣？

铃木贞美：没有，只是看过一些书与文章，觉得很有趣、很好玩。我的主要兴趣在于系统研究日本以及东亚地区的生命观。比如不久前出版了魏大海先生翻译的《日本文化史重构——以生命观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自己比较满意的一本是《多重危机下的生命观探究》。我也做了一些日本文学史、文艺史、文化史、思想史研究，先后出版有《梶井基次郎的世界》、《日本文学史——表现的源流》、《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魏大海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闲暇、空寂、幽玄——“日本特色”之路》、《自由之壁》、《日本文学史的成立》、《文化史视野中的日语“常识”问答》等。其中当然也有与妖怪相关的话题，如《日本文化史重构》中就有“诸神的血统”“怪谭的背后”“关心幽灵界”等章节与妖怪论相关。这都与宗教有关。说到宗教，中国的宗教现状如何？

白庚胜：中国的宗教问题比较复杂，一是边远地区仍有民间信仰存在。尽管式微，但它与民俗活动结合紧密。在内地尤其是城市，大都流行五大宗教，也就是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宗教，中国政府既不鼓励，也不压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民有信教与不信教的自由。

铃木贞美：我想问一问少数民族的信教情况，尤其是中国是否有道教与日本神道相关的证据？如果有，那么日本人自视的、独立宗教信仰论也就彻底崩溃。

白庚胜：传统上，我国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乌兹别克族、东乡族、土族、裕固族等多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今天

仍如此，主要分布于西北地区。而藏、蒙、纳西、独龙、普米、门巴、珞巴等民族信仰藏传佛教，傣族信仰小乘佛教，俄罗斯族信仰东正教，南方少数民族大多信仰道教以及本民族原始宗教，东北满通古斯民族大多信萨满教。近30年，傈僳、苗等民族的天主教或基督教信仰有所恢复，基督教在彝等民族中的传播亦有所扩大。但这些宗教间不存在大的冲突，基本都能和谐相处，与整个社会也是相适应的。我倒不太赞同您刚才关于神道之起源如与道教有关则日本人最后一点信仰根基将彻底崩溃之说。因为教不必皆出于己，人类文明完全可以共享。原创固然重要，但学习交流、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创造。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但大量事实证明中国文明也有许多因素是学自外来文明，连人种本身都与6万年前起源于埃塞俄比亚的“现代人”有关，更别说陶器、玉器、瓷器、玻璃、小麦、印章、马镫、服饰、佛教及许多乐器、乐舞、蔬菜、水果与欧洲、中亚、西亚、南亚有关。中国古代也把文字、稻作、茶叶、造纸、活字印刷、儒教、道教、禅宗、书法、绘画、音乐、舞蹈以及典章制度源源不断地传往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及东南亚各国，甚至有人认为美洲大陆的印第安文明都曾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恐怕越到文明阶段人类社会就越少纯而又纯的民族文化，集大成才是现、当代文化繁荣、进步之大法。正因为如此，您所从事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概念及其意义比较研究才更具意义。

铃木贞美：请问，基督教传播为何有扩大的趋势？另外，中国学者中有人研究神道教吗？

白庚胜：基督教在大都市及最偏远地区的传播力度有所加强似乎与全球化相关。全球化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欧美化尤其是美国化。而基督教主要是欧美宗教。在大都市，它是国际经济、科教、文化交流的附带产品。中国有许多人到欧美留学、经商，自然就有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欧美文化的需求。而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有些民族过去信仰原始宗教，但它并不能帮助他们与世界对接，不能解决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问题。于是，在无力改造旧宗教并创造新信仰的情况下，他们中一部分人简单地采取了向欧美宗教看齐的“拿来主义”。其实作为主流文化，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卓有成效，广大人民群众还是主要认同并拥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至于神道与道教的关系我并不太清楚，只是看过一些书籍，得知来源于日本